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

七十五至
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昆蟲三

淳于棼

淳于棼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
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
落魄縱誕飲酒為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

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唐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卧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

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
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
亦爭闢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
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
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
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
簾幃蔽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
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

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
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
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
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
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
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
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
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

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為父在邊將因歿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殺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為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

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
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
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挂
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
寺悟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
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
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
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

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為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
偉前拜生曰奉命為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
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之生
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
侯段公因以栖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
周生貴人也職為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
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劔佩冕服更衣之子

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
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
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
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
之向者羣女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
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
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
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于王者王命生與

群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
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
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
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
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
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
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
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

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
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
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為政乎
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為之余當奉贊妻遂
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
卿才可曲就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受教命王遂勅有
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
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

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
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
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
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
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
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
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壤
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足以治之况有周田共贊卿其勉

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為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鑿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祭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

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
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
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於王族榮耀顯
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羅國者來伐是郡王
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
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
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
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

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輦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

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為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曹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

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源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怏怏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潜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別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

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嘆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驚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為崇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為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

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巧嵌窞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薈掩映振殼即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

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
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羅征伐之事
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
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
間檀羅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
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
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
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

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覲淳于生焚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 權傾國都 達人視此 蟻聚何殊

出吳

録聞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六 宋 李昉等編

昆蟲四

赤腰蟻

蘇湛

石憲

王叟

步蚓

守宮

冉端

蚓齒

韋君

陸顥

赤腰蟻

段成式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竊赤
蟻之大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
生致蠖及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
居數處更不復見

蘇湛

唐元和中蘇湛遊蓬鵲山裏糧鑽火境無遺趾忽謂妻
曰我行山中都倒巖有光如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
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

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繭矣有黑蜘蛛大如鈷鏘走集巖上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腦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巖臭滿一山

並出酉陽雜俎

石憲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為業常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披褐衲其狀奇異來憲前謂憲曰我廬於五臺

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
越幸偕我而遊乎即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
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
願與師偕去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
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
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
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
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上羣僧即於水中合聲

而噪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擅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
慎無畏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
驚悟見已臥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
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有蛙鳴
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徑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水有
蛙甚多其水果謂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耳憲曰此蛙
能易形以惑於人豈非怪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出宣
室志

王叟

寶歷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力田為業一日耕於野
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夜呻
而曉晝吟而夕如是者凡旬餘有醫者云此毒之甚者
也病之始庶藥有及狀且深矣則吾不得而知也後數
日病益甚忽聞臂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數日其
聲益大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乃卒

出宣
室志

步蚓

段成式三從房伯父唐大和三年任廬州某官庭前忽

有蚓出大如食指長大二三丈白項當項下有兩足正
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出酉陽
雜俎

守宮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
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門
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
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膝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
案窺書詬詈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

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有頃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一寸大呼曰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貞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支疾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牙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戴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

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貞官乞賜餘生久之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堦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即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

出酉陽雜俎

再端

忠州墊江縣吏冉端唐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
為卜地云合有王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
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樵櫓工若彫刻城內分徑街小
垵相次每垵有蟻數千憧憧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
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
有經脈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壤上以堅土
為蓋故中樓不損既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
縣令李玄之既覩勸吏改卜嚴師代其卜驗為其地告

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為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經旬巖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詈大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巖師因為祝蟻療以雄黃丸方愈

出酉陽雜俎

蚓齒

段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荊州人嘗言小時見鄰居有姪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蛇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叔因不得活

出酉

陽雜俎

韋君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後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人之患也吾聞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俄又有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觀其上有網為窟韋乃命左右挈帚盡掃去且曰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將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遂不可忍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即拂去俄遂腫延不數日而盡一臂

由是肩舁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為血血盡而
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
三人其二人為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憫其寃且遂
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惡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
至具得其狀方寤所夢覺為夢日果其館亭時也夫人
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出宣
室志

陸顥

吳郡陸顥家於長城其世以明經仕顥自幼嗜麵為食

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為生
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
顓曰吾南越人長鬣貂中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且
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
文物之光唯吾子我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
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某願與子交歡顓謝曰顓幸得
藉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
酣宴極歡而去顓信士也以為羣胡不我欺旬餘羣胡

又至持金繒為顯壽顯始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
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為子僕馬
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顯
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顯
曰彼胡率受利不顧其身爭鹽米之微尚致相賊殺者
寧肯棄金繒為朋友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為獨
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顯遂僑居於渭水
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顯大驚胡人喜曰

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
既坐胡人挈顓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盖有求於
君耳幸望許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君則大惠也
顓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
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
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顓曰若誠
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
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

此名消麩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顛曰何以識之胡人曰
吾每旦見寶氣亘天在大學中故我為君而取然自一
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又此
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麩蓋以麥自秋始種
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
焉君宜以麩食之可見矣顛即以麩斗餘致其前蟲乃
食之立盡顛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
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

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蟲又金函扁之命顥致於寢室謂顥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旦胡人以十兩車輦金玉繒帛約數萬獻於顥共持金函而去顥自此大富致園屋為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顥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顥既以甚富又素享閒逸自遂即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搆火其下投蟲

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上寸許竒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琛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顓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

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顓
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顓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
其海水皆豁開數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回去遊龍宮
入蛟室珍珠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
顓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
顓貨於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

越中也

出宣
室志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昆蟲五

張景

蛇醫

山蜘蛛

蟲變

蝎化

虱建草

法通

登封士人

虱徵

壁鏡

大蝎

紅蝙蝠

青蚨

滕王圖

異蜂

寄居

異蟲

蠅

壁魚

天牛蟲

白蜂窠

毒蜂

竹蜂

水蛆

水蟲

抱搶

避役

蝦蟆

竈馬

謝豹

碎車蟲

度古

雷蜺

復育

蛺蝶

蝥

蟻樓

張景

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為本郡裨將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寤未熟忽見軋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敬身於女之榻懼為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懼且慮為怪焉因叱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選吾心謂吾為盜且亦誤矣謂吾為他類不其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謂我美風儀子獨

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於榻且寤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事白於父父曰必是怪也即命一金錐貫鏤於其末且利鏗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洽之魅果善語夜將半女密以錐俾其項其魅躍然大呼曳縷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蟻螯約尺餘蹲其中焉錐表其項蓋所謂

齊人曹氏子也景即殺之自此遂絕

出宣室志

虵醫

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表王傅李玘過汴因宴王以旱為慮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虵醫四頭十石甕二每甕實以水浮二虵醫覆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甕前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雨大注數百里舊說龍與虵師為親家

出酉陽雜俎

山蜘蛛

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將及旻引弓射却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出酉陽雜俎

蟲變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嘗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疑一棘刺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致風雨韋試令踏地驚之蟲飛伏地如滅細視地上若石脈焉良久漸

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何物

出酉陽

雜俎

蝟化

蝟負蟲巨者多化為蝟蝟子多負於背段成式嘗見一蝟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又嘗見張希復言陳

州古倉有蝟形如錢螿人必死江南舊無

出酉陽
雜俎

虱建草

舊說虱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虱惡水銀人有病虱者

雖香衣沐浴不能已惟水銀可去之道士崔白言荊州
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虱又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
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虱出

陽雜
俎

法通

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
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及叨利天梵天來西域
驗其字作本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可曉

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官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出酉

陽雜俎

登封士人

唐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為螢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底輪轉來往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搖首擺尾具體可愛士

人因張手掩獲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雞栖子破視有蟲
首赤身青殺之

出酉陽
雜俎

虱徵

相傳人將死虱離身或云取病者虱於牀前可以卜病
將差虱行向病者背則死

出酉陽
雜俎

壁鏡

一日汪楓亭會衆說單方段成式記治壁鏡用白礬重
訪許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礬為膏塗瘡口即

差兼治蝥毒自商鄧襄州多壁鏡毒人必死身匾五足
者是坐客或云巳年不宜殺蝥

出酉陽
雜俎

大蝥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蝥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
人猶是恐其靈積年矣

出傳
載

紅蝙蝠

劉君云南中紅蕉花時有紅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為紅

蝙蝠

出酉陽
雜俎

青蚨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遠近其母必知處然後各致小錢子巾埋東行陰牆下三日開之即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母者即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蚨者一名魚伯

出窮神
秘苑

滕玉圖

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蜂蝶圖有名

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出酉陽雜俎

異蜂

異蜂有蜂狀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
竅及壁罅中作窠段成式嘗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

不潔或云將化為蜜

出酉陽雜俎

寄居

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

載以行觸之縮定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

寄居也

出酉陽雜俎

異蟲

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嚙不可取溫令燒之方落每對一眼底有觜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

出酉陽雜俎

蠅

長安秋多蠅段成式嘗日讀百家五卷頗為所擾觸睫
隱字敲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
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
負金者聲清聽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
或曰大麻蠅芋根所化

出酉陽
雜俎

壁魚

壁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為白魚因知

列子言朽瓜為魚之義

出酉陽
雜俎

天牛蟲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

段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出酉陽雜俎

白蜂窠

白蜂窠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為巢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疊鍾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問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帷幕變白以為不祥抑

知俗忌白久矣

出酉陽
雜俎

毒蜂

毒蜂嶺南有毒苗夜明經雨而腐化為巨蜂黑色喙若

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心繫

出酉陽
雜俎

竹蜂

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卵有蒂長

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

出酉陽
雜俎

水蛆

水蛆南中水溪澗中多此蟲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為蚩

螫人甚毒

出酉陽雜俎

水蟲

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木食船數十日船壞蟲甚細微

出酉陽雜俎

抱搶

水蟲形似蝮蠅大腹下有刺如棘針螫人有毒

出酉陽雜俎

避役

南中有蟲名避役應一日十二辰其蟲狀如虵醫脚長
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見者多稱意事其
首倏忽更變為十二辰狀段成式再從兄尋常覩之

出酉

陽雜
俎

蠍螭

蠍螭形如蟬其子如蝦著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

煎食辛而美

出酉陽
雜俎

竈馬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竈有馬足

食之兆

出酉陽雜俎

謝豹

虢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嘗掘穴獲之小類蝦蟇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鼯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出酉陽雜俎

碎車蟲

碎車

赤即反

蟲狀如唧聊蒼色好棲高樹上其聲如人吟

嘯終南有之

出酉陽雜俎

度古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許首如鏟背上有黑黃欄稍觸則斷常趨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唯腹泥如涎有毒雞食輒死俗呼土蠱

出酉陽雜俎

雷蜺

雷蜺大如蚓以物觸之及感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

形漸小復如蚓焉或云齧人毒甚

出酉陽雜俎

腹育

蟬未脫時名腹育相傳言蝓蛻所化秀才韋翹莊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腹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翹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出酉陽雜俎

蛺蝶

蛺蝶尺蠖繭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樓中凍綠裙幅旋化為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

泥其隙經宿化為大蝴蝶

出酉陽雜俎

螳

螳秦中多巨黑蟻好鬪俗呼為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段成式兒戲時常以棘刺標蠅直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徒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

出酉陽雜俎

蟻樓

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二尺餘

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昆蟲六

飯化

蜈蚣氣

蠚螫

顛當

螺羸

沙虱

水弩

徐玄之

短狐

蜘蛛怨

蜥蜴

殷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蟲

諾龍

飯化

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閤室地入夏悉化為

赤蜘蛛

出酉陽雜俎

蜈蚣氣

綏縣多蜈蚣氣大者能以氣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

四尺骨肉自消

出酉陽雜俎

蠚螭

蠚螭段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

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出酉陽雜俎

顛當

顛當段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

秦人所呼

深如蚓穴

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捩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

其形似蜘蛛

如牆角負網中者

爾雅謂之王蚘蜴鬼谷子謂之

蚘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牢守門螿螿寇汝無處奔

出酉

陽雅
蛆

螺贏

螺贏今謂之蠚蝓也其為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產取桑
蟲之子祝之則皆化為巳子蜂亦如此耳

出酉陽
雜俎

沙虱

潭袁處吉等州有沙虱即毒虵鱗中虱也細不可見夏
月虵為虱所苦倒掛身於江灘急流處水刷其虱或卧
沙中碾虱入沙行人中之所咬處如針孔粟粒四面有

五色文即其毒也得術士禁之乃剗其少許因以生肌膏救治之即愈不爾三兩日內死矣

出錄異記

水弩

水弩之蟲狀如蜣螂黑色八足鉗曳其尾長三四寸尾即弩也常自四月一日上弩至八月卸之時彎其尾自背而上於頭前以鉗執之見人影則射中影之處人身隨有遼腫大小與沙虱之毒同矣速須禁氣制之剗去毒肉固保其命不爾一兩日死矣復多蠱毒行者尤宜

慎之凡入蠱家慎告主人曰汝家有蠱毒不得容易害我如此則毒不行矣

出錄異記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浙東遷於吳於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凶藉玄之利以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自牀之西南隅於花氈上置繒繳縱兵大獵飛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纛并導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戴劍操斧手執弓槌凡數百挈帷幙

簾榻盤楪鼎鑊者又數百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
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值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
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案之右
有大鐵冠執鉞前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
先鋒後軍并甲士執戈戟者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
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上北設紅拂廬帳俄爾盤榻
幄幙歌筵舞席畢備賓旅數十緋紫紅綠執笙竽簫管
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詞不可盡記酒數巡上

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復有舊網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頃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謂上客曰子深得任公之術請以樂賓乃持釣於硯中之南灘樂徒奏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鱸鰕百餘遽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鞳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禮不習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鬢焦禿肌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為肯折節為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

宴玄之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觀一無所見玄之捨卷而寢方寐間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牀前乃宣言曰虵虺王子獵於羊林之葺釣於紫石之潭玄之牖奴遽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振驚既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螿蚘追過宣訖以白練繫玄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門觀者駕肩疊足逗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有赤衣冠

者唱言蚍蜉王大怒曰披儒服讀儒書不脩前言往行而肆勇敢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入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所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寘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日不遵典法遊觀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况脩天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已返恣冒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

沴怪屢作市言訛讖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哀殷
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
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以令
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蜚飛上疏曰臣聞縱盤
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伏以王
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熒惑儒士喪履
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遊務之非返聽詭隨之議
况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

匡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畢呈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抉吾眼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為謬卒併於晉公吳以伍子胥見為非果滅於句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黷聰明竊敢以塵埃之卑少益嵩華王覽疏即拜蟹飛為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

為安國大將軍以其子岷為太史令賻布帛五百段米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後進旨於是岷言移市門進官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侍中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已昧於知人熱棟梁於將為大廈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爾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于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叩頭氣竭號斷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窮歷數因玄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芻蕘之晨是臣

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聖澤旁臨照此非罪鴻恩霑洒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定國家之寵榮報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況今天圖將變歷數堪憂伏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䟽不悅乃返寢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適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羣臣有司皆頓首敬聽曰吾夢上帝云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自南自

北赤玉洎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為如何羣臣皆拜舞稱
賀曰答鄰國之慶也蜃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
謂其然蜃飛曰大王逼脇生人滯留幽穴錫茲咎夢由
天怒焉夫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者分裂也
赤玉洎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
南北以答繫領之辱乎王於是赦玄之之罪戮方術之
徒自壞其宮以穰厥夢乃以安車送玄之歸纔及榻玄
之寤既明乃召家僮於西牖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

石缶因縱火以焚之靡有孑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出纂異記

短狐

搜神記及鴻範五行傳曰蜮射生於南方謂之短狐者也南越夷狄男女同川而浴淫以女為主故曰多蜮蜮

者淫女惑亂之氣所生

出感應經

蜘蛛怨

頃有寺僧所住房前有蜘蛛為網其形絕大此僧見蜘蛛即以物戲打之蜘蛛見僧來即避隱如此數年一日

忽盛熱僧獨於房內晝寢蜘蛛乃下在牀齧斷僧喉成瘡少頃而卒蜂蠆有毒非虛言哉

出原
化記

蜥蜴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跳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蜴還草中

出三
教珠

英

殷琅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往來

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
緣牀就琅便燕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

出異苑

豫章民婢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婢誤以
履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着縗麻持棺迎喪凶儀皆備
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絕

出搜神記

南海毒蟲

南海有毒蟲者若大蜥蜴眸子尤精朗土人呼為十二時蟲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亦呼為籬頭蟲傳云傷人立死既潛噬人急走於藩籬之上望其死者親族之哭新州西南諸郡絕不產蛇及蚊蠅余竄南方十年竟不覩蛇盛夏露臥無嗜膚之苦此人謂南方少蛇以為夷獠所食別有水蛇形狀稍短不居陸地

非噴毒齧人者

出投荒
雜錄

諾龍

南海郡有蜂生椴攬樹上雖有手足頗類木葉抱枝自附與木葉無別南人取者先伐仆樹候葉凋落然後取之有水蟲名諾龍狀如蜥蜴微有龍狀俗云此蟲欲食即出水據石上凡水族游泳過者至所據之石即跳躍自置其前因取食之有得者必雙雄者既死雌者即至雌者死亦然俗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節間之少頃竹節自通里人貨其殭者幻人以蜂俱用為婦人惑男子

術

出技荒
雜錄

--	--	--	--	--	--	--	--	--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昆蟲七

蟻子

蛙蛤

金龜子

海山

蜈蚣

蚊翼

壁蟲

白蟲

蠶女

砂俘效

舍毒

老蛛

李禪

蝗化

水蛙

蚰瘡

蜂餘

熊廼

蝨斯

蝻化

蟻子

南方尤多蟻子凡柱楣戶牖悉遊蟻循途奔走居有所

營里棟相接莫窮其往來

出投荒
雜錄

蛙蛤

南方又有水族狀如蛙其形尤惡土人呼為蛤為蛙食

之味美如鷓鴣及治男子勞虛

出投荒
雜錄

金龜子

金龜子甲蟲也春夏間生於草木上大如小指甲飛時即不類泊草蔓上細視之真金色龜兒也行必成雙南人採之陰乾裝以金翠為首飾之物亦類黔中所產青

蟲子也

出嶺表
錄異

海山

又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蜈蚣也蝦鬚長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

出嶺
表異

志物

蜈蚣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鞞鼓取其肉曝為脯美於牛肉又云大者能噉牛里人或過之則鳴鼓然火炬以驅逐之

出嶺表錄異

蚊翼

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焉自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嘗曾有暇

徒亂反

復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

及百獸食者知言蟲小食人不去也此蟲既細且小因
曰細蠖音茂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此蟲常春生而以
季夏冬藏於鹿耳中名櫻媿櫻媿細小也

出神
異錄

壁蝨

壁虱者土蟲之類化生壁間暑月嚙人其瘡雖愈每年
及期必發數年之後其毒方盡其狀與牛虱無異北都
廐中之馬忽相次瘦劣致斃所損日甚主將雖督審芻
藥勤至終莫能究而斃者狀類相似亦莫知其疾之由

掌旣獲罪者已數人矣皆傾家破產市馬以賠納然後
伏刑有一裨將幹敏多識凡所主掌皆能立功衆所推
舉俾其掌廐馬此人勤心養膳旦夕躬親旬月之後馬
之殞斃如舊疑其有他乃明燭以守之二鼓之後馬皆
立不食黑者變白白者變黑秉炬以視諸馬之上有物
附之不可勝數乃壁虱所嗜也五鼓之後壁虱皆去一
道如繩連亘不絕翌日而以其事白於帥臣尋其去蹤
於樓中得巨穴焉以湯灌之壞城門穴得壁虱死者數

十斛穴中大者一所長數尺形如琵琶金色焚而殺之
築塞其處其害乃絕

出錄
異記

白蟲

有人忽面上生瘡暑月即甚略無完皮異常楚痛塗嘗
餌藥不能致效忽一日既卧餘燭未滅同寢者見有物
如絃如線以著其面因執燭視之白蟲如虱自瓷枕穴
中出以瞇其面既明遂道其事剖枕以視之白蟲無數
因盡殺之面瘡乃愈

出錄
異記

蠶女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其人聚族而居遞相侵噬蠶女舊跡今在廣漢不知其姓氏其父為隣所操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告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齧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

於人不誓於馬安有配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愈跑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栖於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於天矣無復憶念也乃冲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縣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

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化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馬稽聖賦曰安有女感彼死馬化為蠶蟲衣被天下是也

出原化傳拾遺

砂俘效

陳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號曰俘鬱旋乾土為孔常睡不動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悅愚有親表曾得此物未嘗試驗愚始遊成都止於逆旅與賣草藥李山人相熟見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訪李生仍以善

價酬因詰之曰媚藥徵其所用乃砂俘與陳氏所說信不虛語李生亦秘其所傳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川媚草無賴者以銀換之有因其術而男女發狂罹禍非

細也

出北夢瑣言

舍毒

舍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郴連界尤甚為客中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封裹半日間毒則解矣若以手搔癢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彌甚湘衡北間

有之其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蠍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即麩鹽樹葉背上春間生之葉卷成窠天如桃李名為五倍子治一切瘡毒收者曬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竅穴而出飛為蠍子矣黔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之不見能晝夜害人雖帳深密亦不可斷以麩茶燒之煙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又如席鋪油帔隔之稍可滅

出錄異記

老蛛

秦嶽之麓有岱嶽觀樓殿咸古制年代寢遠一夕大風
有聲轟然響震山谷及旦視即經樓之侈也樓屋徘徊
之中雜骨盈車有老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
手足則周數尺之地矣先是側近寺觀或民家亡失幼
兒不計其數蓋悉罹其啣食也多有網於其上或遭其
黏縻絆不能自解而脫走則必遭其害矣於是觀主命

薪以焚之臭聞十餘里

出玉堂
閒話

李禪

李禪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廣陵宣平里大第晝日
寢庭前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僮輩竟以箒撲皆不
能中久之飛去院門撲之亦不中又飛出門至外門之
外遂不見其年禪妻卒輓車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飛翔

之所也

出稽
神錄

蝗化

唐天祐末歲蝗蟲生地穴中生訖即衆蝗銜具足翅而
拽出帝謂蝗曰子何罪食子苗遂化為蜻蜓洛中皆驗

之是歲羣雀化燕

出異記

水蛙

徐之東界接沂川有溝多盤車相傳是奚仲試車之所

徐州有奚仲墓山上亦有試車處石上輒深數尺

溝有水水有蛙可大如五石

甕目如盃昔嘗有人於其項上得藥服之度世

出玉堂閒話

蚓瘡

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治地既畢每為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殺蚯蚓

無數頃之其僧病苦舉身皆癢須得長指爪者搔之以
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殆數百千條肉盡至

骨而卒

出稽
神錄

蜂餘

廬陵有人應舉行過夜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
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餘間但
窄小甚久之告飢翁曰居家貧所食唯野菜耳即以設
客食之甚甘美與常菜殊及就寢唯聞訶訶之聲既曙

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嘗患風因爾遂愈蓋食

蜂之餘爾

出稽神錄

熊廼

信州有版山川谷深遠采版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廼嘗與其徒入山伐木其弟從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見甲士清道自東來傳呼甚厲廼弟懼恐伏於草間俄而旗幟戈甲絡繹而至道傍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輒為所戮至軍中擁一人若大將者西馳而去度其遠乃

敢起行迨曉方見其兄具道所見衆皆曰非巡邏之所而西去谿灘險絕往無所詣安得有此人即共尋之可十餘里隔谿灘猶見旌旗紛若布圍畋獵之狀其徒有勇者遙呼叱之忽無所見就視之人皆樹葉馬皆大螳取而碎之皆有血云

出稽神錄

螽斯

蝗之為孽也蓋沴氣所生螽斯臭腥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

而飛故詩稱螽斯子孫衆多螽斯即蝗屬也羽翼未成
跳躍而行其名蝻晉天福之末天下大蝗連歲不解行
則蔽地起則蔽天禾稼草木赤地無遺其蝻之盛也流
引無數甚至浮河越嶺踰地渡澗如履平地入人家舍
莫能制禦穿戶入牖井溷填咽腥穢牀帳損蓄書衣積
日連宵不勝其苦鄆城縣有一農家豢豕十餘頭時于
陂澤間值蝻大至羣豕躍而啣食之斯須復飢不能
運動其蝻又飢啞蓄豕有若堆積家竟困頓不能禦

之皆為蝻所殺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所為天

生殺也

出玉堂
閒話

蝻化

己酉年將軍許敬遷奉命於東洲按夏苗上言稱於陂
野間見有蝻生十數里纔欲打捕其蟲化為白蛺蝶飛

去

出玉堂
閒話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

宋 李昉等編

蠻夷一

四方蠻夷

無啟民

帝女子澤

毛人

軒轅國

白民國

歐絲

較沫國

泥離國

然丘

盧扶國

浮忻國

頻斯

吳明國

女蠻國

都播

骨利

突厥

吐蕃

西北荒

鶴民

契丹

沃沮

倭僥

四方蠻夷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
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
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出酉陽
雜俎

無啓民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為人
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為人細民肝不朽八年

化為人

出酉陽
雜俎

帝女子澤

帝女子澤性妒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託東偶狐狸
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獾猴所育為儻

出酉
陽雜

俎

毛人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於人形身及頭上皆

有毛如獼猴毛長尺餘短毳

上音生
下音管

見人則頰

古陌反

自開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胃

許記反

食人舌鼻牽

引共戲不與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麗一名髯狎小兒

髯可畏也

出酉陽雜俎

軒轅國

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諸天之野和

鸞鳥舞民食鳳卵飲甘露

出博物志

白民國

白民之國有垂黃狀若狐背上有角垂之壽三千年

出博

物志

歐絲

歐絲之野女子乃跪據樹歐絲

出博物志

較沐國

越東有較沐之國

音善愛反

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

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

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剝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
孝子也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而焚之薰
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為孝此上以為政下以為
俗而未足為非也見墨子

出博
物志

泥離國

成王即位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
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瀾之
聲在上或泛巨水視日月以知方面所向計寒暑以知

年月考以中國正朔則序厯相符王接以外賓之禮也

出拾
遺錄

然丘

成王六年然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為樊其
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
餘國方至京師越鐵峴泛沸海有蚺洲蜂岑鐵峴峭厲
車輪各金剛為輞比至京師輪皆鈹銳幾盡沸海皆湧起
如煎魚也魚鼈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為鎧泛沸海之時

以銅薄舟底龍蛇蛟不得近也又經蚺洲則豹皮為屋於屋內推車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末以此木煙能殺百蟲經途五十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太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人並童稚乃至京師鬢髮皆白及還至然丘容貌還復壯比翼鳥多力狀似鵠衝南海之舟泥巢崑岑之玄木而至其中遇聖則來翔集以表周公輔聖之

神力也

出王子年拾遺記

盧扶國

盧扶國燕昭王時來朝渡玉河萬里方至國中無惡禽
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枝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為衣是謂
之赤服至死不老咸和孝讓壽登百歲已上拜敬如至
親之禮塋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翳掩於尸閭里弔送號
泣之聲動於林谷溪原為之止流春木為之改色居喪
水漿不入口至死者骨為埃塵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
導川乃至其地為無老純孝之國

出王子
年拾遺

浮忻國

元封元年浮忻歲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淵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行者常見水邊有人治此金為器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名曰銀燭常以為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泥為印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帝崩後

乃絕

出王子
年拾遺

頻斯

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衣
如今之鎧不食中國滋味自齋金壺中有神漿凝如脂
嘗一滴則壽千年其國有大楓木為林高六七十里善
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陰上蔽不見
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
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
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為牀牀
上有膝痕二三寸牀前有竹簡長二寸書大篆之文皆

言開闢已來事人莫能識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
或言蒼頡造字之處旁有丹石并非人工所鑿下及漏
泉水常沸涌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頻斯國民皆
多力拳頭不食五穀月中無影食桂漿其人髮引之則
長置則目縮如螺續此人髮以為繩以及丹井方冬得
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去來井上征者食之至
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吐杓以授子晉取而飲之
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搗雪則雲霽雪止白蛙化

為白鴈入雲搖搖遂滅此則頻斯人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使車馬珍服送之出關

出拾遺錄

吳明國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揖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一歲之內乘雲駕鶴者往往有之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土德王遂願貢

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似玉其色紫每修飲饌不熾
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為
少百疾不生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
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
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逾二三合如過度即有風雷之
異若螫人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色碧貯之
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長壽顏如童
子髮白者應時而黑逮及沉疴眇跛無不療焉

出杜陽
雜編

女蠻國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
錦雲鍊水香麻以為色光輝映曜芬馥著人五色相間
而美於中華錦其國人危髻金冠頭絡被體故謂之菩
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更
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文彩多異入水不濡云有龍
油魚油也優者更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傳於樂部矣

出杜陽
雜編

都播

都播國鐵勒之別種也分為三部自相統攝其俗結草
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為糧衣貂鹿之皮
貧者亦緝鳥羽為服國無刑罰偷盜者倍徵其贓

出神
異錄

骨利

骨利國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勝兵四千地出名馬晝
長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東方已曙蓋近日入

之所也

出神
異錄

突厥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氍為形盛於毛袋行動之處以
脂蘇塗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
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牯牛交於此
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髻其髭髻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兵
衆之後也西屠俗染齒令黑

出酉陽
雜俎

又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得蜜西射摩有

神異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常有金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往來或射不中即緣絕矣至明入園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園將跳出園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囑首領仍誓之曰自此之後須人祭天常取呵囑即取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部落用之射摩既斬阿囑至暮還海神女

執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

出酉陽雜俎

吐蕃

唐貞元中王師大破吐蕃於青海臨陣殺吐蕃大兵馬使乞藏遮遮及諸者或云是尚結贊男女吐蕃乃收尸歸國有百餘人行哭隨尸威儀絕異使一人立尸旁代語使一人問瘡痛乎代語者曰痛即膏藥塗之又問曰食乎代者曰食即為具食又問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裹衣之又問歸乎代者曰歸即具輿馬載尸而去譯語

者傳也若此異禮必其國之貴臣也

出咸通錄

西北荒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在焉廣一丈深三丈酒美如肉清澄如鏡上有玉樽玉籩取一樽復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石邊有脯馬味如麋脯飲此酒人不生死此井間人與天同生雖男女不夫婦故言不生死

出神異記

鶴民

西北海戌亥之地有鶴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千里而步疾

如飛每為海鶴所吞其人亦有君子小人如君子性能
機巧每為鶴患常刻土為已狀或數百聚於荒野水際
以為小人吞之而有患凡百千度後見真者過去亦不
能食人多在山澗溪岸之旁穿穴為國或三十步五十
步為一國如此不啻千萬春夏則食路草實秋冬食草
根值暑則裸形遇寒則編細草為衣亦解服氣

出窮神
秘苑

又

一說四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

禮如經諭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雖畏海鶴陳章與齊桓公言鵠遇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鵠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陳章與齊桓公所言

小人也

出神異錄

契丹

盧文進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又絕塞射獵以給軍食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粲然衆皆懼捕得蕃人問之至所謂直却日也此地以為常

尋當復矣頃之乃明日猶午也又云常於無定河見人
腦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出稽
神錄

沃沮

母邱儉遣王傾追高麗王官盡沃沮東東界問其耆老
海東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
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嘗以七月取童
女沉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

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其衣兩袖長

二尺又得一破船隨浪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就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

海中

出博物志

倭

李章武有人腊三寸餘頭髀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倭

倭國人

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